

证券时报记者山东回乡见闻:

反腐倡廉到基层 新农村建设遇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新春佳节回到家乡是件幸福事,与往年不同,今年除家人团聚外,还参加了山东家乡“父母官”举办的交流会,席间来自天南地北的故乡人随意畅谈,言谈中也可管中窥见郭树清治下的基层政治与经济。

不出意料,乡镇基层干部谈及最多的就是反腐倡廉和新农村建设;出乎意料的,是基层政府和官员对于反腐倡廉的深刻感受,以及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反腐倡廉到基层

大年三十你值班到几点?我到下午五点半才敢走。”你们公车怎么安排的,我们除一辆机动执法车

外,其余都封存了。”听说一律不得接待上级领导。”

谈及今年的反腐倡廉,席间乡镇基层干部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对制度的敬畏溢于言表。

一位镇长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他所在的乡镇,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所有值班干部,没有一个人敢在正常下班时间之前离开,即便在新年后的几天假期里,大家也是轮流值班,值班期间没人敢擅离职守。新制度之下,人人严格执行,尤其是书记和镇长更起到了带头作用。

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春节前的几天,一个传闻令不少乡镇干部紧张,那就是聊城市纪委成立了巡视组,将抽查所有乡镇干部在春节期间的在岗情况,虽然最终并没

有哪个乡镇被抽查,但大家对制度的敬畏之心更为加深。

除了严格值班制度外,公车使用成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以往的新春佳节,乡镇干部走亲访友,接待外地来的亲朋好友等总免不了使用公车,但在今年却大为改观。这次前往交流会,几乎所有乡镇干部都开着私家车;春节后的走亲访友,以往习惯使用公车的干部也开起了轻易不用的私家车。

别说走亲访友了,就算是公务消费也不能太随意。”另一位镇长说,为了招商引资宴请企业家,不得不出入酒店,但一般也开自家车。

新农村建设困境

尽管遭遇严格的反腐倡廉,但

不少乡镇还是举办了交流会,宴请在外地工作的本乡人,毕竟新农村建设需要招商引资的帮衬。

在记者家乡,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但资金和项目的缺乏让这些基层官员伤透了脑筋,寄望于在外地工作的本乡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按照上级政府的文件,新农村建设需大力压缩行政村的数量,将多个村庄的居民转移至一个村庄,通过修建楼房集中居住,在更少的单位土地上消化更多人口,将农村腾出的宅基地转化为耕地,将腾出来的耕地指标在城市转化为建筑用地指标。每腾出一定数量的土地,政府将补贴一笔不小的款项。

然而,摆在镇政府面前的难题

是,上级政府的拨款需要完成150亩地上的村民转移,但谁来垫付完全转移前的筑楼资金和土地、房屋补贴;村民的房屋和楼房的价值有较大差额,土地和房屋补贴仍不足时,如何保证村民能住上楼房;150亩土地需要连片,但往往出现几户农民占据最后一小块地,造成其他迁移农民拿不到补贴。

此外,从长远看,将农民集中到一个行政村后,一是村民将远离自家的农田,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去照看农田并不现实,二是不少农民将农田出租后也需要就近找到工作。

这一切都需要乡镇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用项目的就业岗位安置新农村未来的村民,用新吸引的资金盘活新农村的建设,这条路任重道远。

清洁乡村绽放美丽之花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尽管归途马不停蹄,但迈入家门时已是夜幕难挡,迎接我的仍是母亲的温和目光。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十年来,我很少回乡过年,与其说工作忙碌抽不开身,不如说是近乡情怯。是的,习惯了城里便利的生活,我承认每次打算回乡时,总是为那些飞扬的尘土或泥泞的道路纠结不已。

不过,所有纠结的记忆似乎在马年到来的第一天了结。大年初一早上,一夜喧嚣的鞭炮声虽然已归于沉寂,但院子里龙眼树上的小鸟欢歌还是让我做不到自然醒。刚吃完早饭,就听见门外传来儿时玩伴忠明的呼叫:“伙仔!伙仔!”我知道,一天的串门活动开始了。

跟着忠明向村里开拔时,我才

发现,从村前穿过的省道旁支生出了三条平坦整洁的水泥路,这三条水泥路又如同枝桠般,延伸到了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口。在村道与省道的交叉口,各摆放着一只硕大的绿色垃圾桶,上写“美丽乡村 清洁乡村”,我这才意识到,资本市场上热门的环保概念,如今看得见摸得着,已赫然来到了故乡。

忠明告诉我:镇上去年初开展清洁乡村活动,村里每户都发了一个小垃圾桶,以后自家垃圾不能随便在村里的偏僻处乱丢,或者再往绕村河里倒了。现在大伙已经很自觉地把生活垃圾归集到那几个大垃圾桶,然后由环卫工人负责定时清运。”忠明还说,去年端午节左右,镇上开展清洁活动评比,村里得分靠前,受到镇里通报表彰,为此乡亲们还宰猪摆了欢庆宴。

再往前走,道路两旁绿影婆娑的香蕉树、黄果皮树等不停映入眼帘,还有一栋栋粉刷一新的小楼房,院内杂物堆放整齐。故乡旧貌换新颜,这真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这样的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会不会是“一阵风”,然后变成“走过场”?串门时见到了年过七旬的兰伯,手脚依然利索的他正在屋檐下忙着整理稻草。当我大声跟他道新年好时,眉头喜悦的兰伯索性扯开了嗓子,用山歌回应我:“哎!生活变得更好咧……”这兰伯活脱就是个老顽童,我至今记得他早年曾因在屋檐下乱堆稻草、牛粪而与邻屋王婶的争吵,现在看着他待好的稻草整齐堆砌而“不越雷池一步”,才让我真心感到,变好的不仅是村里的环境卫生,人们的行为习惯也变得更好了。

选择大城市,还是留在小地方

证券时报记者 刘晓晖

18年前的1996年,我在第一份谋职的《淄博晚报》工作,那时是我第一次写春节家乡见闻。1996年春节,我刚刚大学毕业一年半,家乡山东省胶南市是属于青岛市的一个县级市。

18年后的2014年,我在家乡又过了一个春节。今年,我大学毕业近20年,我的家乡也变成了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2012年底,经国务院同意撤掉了原来的胶南市,将胶南市和黄岛区合并成了新的黄岛区。

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在去年发生,2013年11月22日,成立不足一年的新黄岛发生了“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亿元。春节同学聚会的时候,在黄岛工作的同学谈起此事仍然惊魂未定。

我在上海工作十几年,在当地同学眼里,属于在大城市打拼、有出息的人。经过不懈的奋斗和努力,我从一个三线城市的地市级报社记者成长为在上海工作的全国性财经证券大报的记者,但与留在家乡工作发展的同学们相比,我却丝毫没有优越感。

毕业20年来,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们也在抓住了属于自己的种种机遇,在不同领域大展身手:一些同学进了地方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一些同学自己创业,生意有大有小,但也是红红火火。同学聚会时,大家更多谈论的是买地、生二胎,谁谁谁在农村搞了200亩地,谁谁谁又生了一个孩子。倒是一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生活得更为循规蹈矩。

小地方确实是熟人社会。比如当年的甲同学毕业后进了机关当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某镇镇长,而乙同学高考失利后回农村种地,后来跟着家人出来搞城市绿化项目,甲同学以政府公务员的身份帮乙同学介绍了不少生意。同学聚会时,在我们眼里,甲同学和乙同学都过得不错,他们也确实都过得不错。

而我们班的高考第一名在哪里呢?丙同学在上海工作,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高校,教书育人,搞科研,辛苦赚钱,买房结婚,等他女儿出生的时候,丁同学第二个孩子都已经一岁多了。

丁同学1992年大专毕业之后就回老家工作了,做老师,很快

就结了婚,1995年,25岁的她生了大女儿。老公做建筑设计,后来自己开了事务所。2007年,丁同学因为意外怀孕,放弃了教职,偷偷生了二胎。2013年,大女儿去南京读大学了,小儿子也上了小学。丁同学老公生意不错,她虽然做了全职太太,但这两年小儿子大了,她也闲不着,和几个朋友一起办了一个教育机构,专门从事高考补课,她的几个共事的朋友都还留在体制内做教师,不方便出头露面,她则可以不受限制出面张罗很多事情。

基本上,作为没有什么背景的外地人,我们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努力打拼,等

到有条件买得起房生得起孩子的时候,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们都早早有了几套房子,孩子都已经很大了,那些想生二胎的,第二个孩子和我们第一个孩子差不多大。我们束縛在大城市的有序生活之中,同学们却在小地方如鱼得水。这一点,高中毕业20年后更显而易见。

在大城市工作的我们,作为外地人,大多数只能在国企、外企、民企等实体内打拚谋职,而留在家乡发展的同学们,拥有各种资源和人脉,他们更适合创业。作为一个证券行业记者,我很希望能早日看到同学创办的企业能做到上市,事实上,有几个同学的产业已经很大,正在酝酿股份制改造。

套用一句姚明的名言,感谢这个伟大而又进步的时代。

拿什么拯救你,正在荒废的耕地

见习记者 曾福斌

随着国家城镇化会议的召开,关于二次土地改革的舆论正火,可有些地方的现实却让土改前景蒙上一些阴影。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老家,记者所看到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流转、集约化经营的情形就并不乐观。

今年春节记者回到家乡,和前几年的所见所感大不相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一片荒地,仅有零星的几块地种着些青菜。而以往,这里是连片的油菜花,是一道道美丽风景。春节期间吸引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此拍照,很多人的全家福也是在油菜地里拍的,养蜂人也会在

冬天迁徙到赣南地区,借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收获质量上乘的蜂蜜。近几年种油菜的越来越少,养蜜蜂的人也越来越少。

农民为何会放弃土地?很多家乡人谈起这个话题都会给出一个相同答案:种地不划算,外出打工的收益远远大于守着一亩三分地的收益。因此往往是成年劳力外出务工,老人、小孩在农村,老人种地完全是为了自给自足。目前,只有少数县城郊区的农民会自己种大棚蔬菜、养鱼,并销往县城。随着过去几十年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农村劳动力早已转移到城市,农村土地大量“解放”,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生产迫在眉睫。

目前,于都地区也有部分人在走集约化道路,如于都县高龙乡有家乡人在前几年承包了一大片山地加粮田,其中部分种酸枣、部分养猪,部分种农作物,总投资几十万元,但目前

并未见收益。据这位同乡介绍,收益情况不好,一是产量未有效提高,二是销售渠道不畅通,加上远离县城,山路崎岖,运输成本并不低。

更多人选择了观望,主要是担心农村土地太分散,土地整合效率低,整合成本太高;此外,当地地处丘陵地带,地势不平坦,无法实现机械化作业和规模生产,经济效益低。很显然,少了政府的牵头整合,同时提供资金方面支持,民营资本基本是不会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

林地承包方面则好于农村耕地,现在赣南地区的成片山地已经被承包,种上了脐橙、茶树,虽然目前也还没看到什么成果,但显然更受承包者欢迎,一是因为很多林地没有像耕地一样有明确的权属;二是林地地域大,适合成片经营;三是承包后,政府将提供一定补助,这也导致有些承包者为了套取政府资金而承包林地。

对于正在大量浪费的农村土地,如何找到一个好的方式促进其流转,让大量民营资金参与进去,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生产,已成当务之急。在记者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让资本看到农村耕地承包后的经济价值,然后才能促成资本、政府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博弈。



翟超/制图